

电影文学剧本

锦上添花

謝添 陈方千 陈其昌 罗国良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錦上添花

謝 添 陳方千

陳其昌 羅國良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锦上添花

著 作 者 谢 添 陈方千 陈其昌 罗国良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 5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 094 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：2 1/4 插页：3 字数：44,000

1962 年 5 月第 2 版

196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~15,000 册

统一书号：J0078·2160

定价：(八) 0.26 元

上海新华印刷检查者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作者继影片《花儿朵朵》后的又一喜剧电影新作。

故事发生在一个边远地区的小火车站，这里为数不多的职工，每天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，勤勤恳恳地为社会主义建设起着一颗螺丝钉的作用。青年段志高一投入这个行列，立即表现了火一般的热情，虽然他不^断因为好心之过闹了不少笑话，但是终于在老同志的帮助下，成长起来，他们共同搞出来的水力发电，给这个小站增添了新的光彩；爱站如家的“老怀表”看到后继有人，一改“厚”脾气，欣然同意退休；人人称道的站长“老解决”和胖队长的婚事，经过一场颇有戏剧性的波折后，到底未负众望，如愿以偿。



老解决定拨弄小发明的玩艺儿：“嘿，亮了……”

老怀表：“这可真是大胆尝试啊！推开迷魂阵了……”





铁 英：“你喜欢我们这儿吗？”

志 高：“喜欢，山青水秀……”

他俩目光偶一相遇，却又迅速避开……



一条鉄軌橫貫原野、樹丛，穿过山洞一直向前伸展。順着这条鉄軌，我們的視線被引到一个小小的火車站，这里三面环山，溪水奔流，綠树葱郁，景色宜人。几間紅砖盖起来的站房立在不大的站台上。“小橋站”的白色标牌在阳光下閃着光亮，几处鮮花盛开的小花坛，把这个小站点缀得格外美丽，富有生气。站房后面不远的地方还排列着几处木筑的小屋，那是小站职工的宿舍。

随着上述的画面，出現旁白：“不用我說，你也許看得出来，咱們这是到了相当偏远的地方了。別看地方偏远，可是这里的生活一样充滿了欢乐，如花似錦！你看，眼前就是个小小的火車站，象这样的車站，全国不知道有多少，数不清的鉄路員工，在这些偏远的地方堅守崗位，辛勤地劳动着……別看車站不大，可俗語說：‘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’哪！咱們的故事就是从这个小車站开始的，現在就先跟站上的几位員工同志見面吧……”

小橋站站台上。

一位四十多岁的員工，腰板挺直，正在手脚利索地打扫着

站台。

旁白：“看见没有？这位老员工其实就是这儿的站长。站长还管打扫站台？嘿！这就是这儿的最大特点，人少事多，每个人都顶着好几样工作，艰苦朴素，勤勤恳恳。老站长为人忠厚，替大伙想得多，为自己想得少，附近公社有事也短不了常来麻烦他……”

镜头慢慢推进老站长。

旁白：“……就这样，众望所归，大伙给他起了个名字，叫老——解——决，说得上名符其实呀！”

老解决转头对镜头（也就是对观众）谦逊地说：“还差得远哪，您多提宝贵意见……”

小站行李房里。

一位更老的铁路员工，正把一捆行李提上磅秤。这位老员工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，可是头脸总是刮得一千二净，生怕有人说他上了岁数，一身肥大的褪了色的铁路制服，洗得平平展展，老铁路特有的大怀表表鍊，在胸前荡来荡去……

旁白：“再看这位，他可是小站上的老站务员啦，这小站上的一草一木都跟他是血肉相连哪！办事讲究准确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大伙儿都管他叫老怀表。这人性子豪爽、乐观，可是最近有件事可把他给愁坏了，你跟他怎么谈，他就是搞不通！”

老怀表听到这儿，腾腾腾几步走到镜头前对观众说：“我没法儿通啊！就凭我这身子骨儿，我这精气神儿！老解决他愣让我退休，您说我通吗？听说上边还派下人来了，什么样

的人？頂用不頂用？我不放心哪！不成，回头我還得找他談談。”說着繼續過磅……

這時，在售票室里的另一位員工，朝老懷表的方向看了一眼，轉對觀眾說：“依我說，他這歲數也該退休了，這也是組織上的照顧不是，可這位老爺子……嘿！”說完拉過土廣播的話筒報告說，“各位旅客請注意！三八三次列車九點由本站開出，現在開始售票……”

這位員工四十來歲，光光的頭，一臉愛說愛逗的樣子。

旁白：“這位也是小站上的站務員，還兼管職工福利，他姓秦，叫這個……叫這個……”

他放下廣播話筒向鏡頭微微一欠身：“秦——廣——播！”

旁白：“對，對，秦廣播，這人熱心腸……”

秦廣播打斷旁白，仍對觀眾：“太夸獎了，有話咱們回頭再說，我正忙着哪。”說着打開售票窗口開始售票……

站旁一間堆積廢料的小倉庫里，扳道員小發明正在俯身擺弄着什麼。這人十八九歲，滿臉朝氣。

旁白：“還有這位，他是個年青的扳道員。可現在他並沒有在扳道房，這可是個秘密，我們暫不宣布。因為他愛動腦筋，擺弄機器，是技術革新的一把好手，大伙給他起了個外號叫‘小發明’……（鏡頭推進小發明）你們看，他現在又在擺弄着什麼呢……”

小發明忙用手把類似個小模型的東西一捂，轉對觀眾說：

“不瞞你們說，我還真在研究着点儿东西，不过八字還沒一撇，暫時不能发表，反正电影看完了，你們也就全明白了。不过有一点可以向各位保証，这玩艺儿要是研究成了，那我們这儿就不仅仅是如花似錦了，到那个时候，可还要錦上添花哪！”

欢快的音乐声强起。

快速推出片名：

錦上添花

职演員表陸續上升……

字幕衬底是：一列火車在群山环抱中蜿蜒前进，忽而隱沒在綠树丛中，忽而又出現在群山脚下……

列車伴随着輕快的音乐飞奔向前！

职演員表字幕淡出。

列車拉响汽笛，钻出山洞，迎着鏡頭飞快掠过……

硬座車厢里。

鏡頭只給我們看見一个年青人的脸，这人二十三四岁，滿脸书生气，但眉宇間却洋溢着一股向上进取的气概。满腔热情可以从他那双閃亮的眼睛里一覽无余。他原来是铁路业余学校的教員，现在被派到小橋站去工作，名叫段志高。这时他端正地坐着，大概是由于心情过于兴奋的原故，他把头轉向窗口，朝大地望去。忽然一只手伸进画面，把他的脸重新扶正，不一会儿，脸又朝窗口轉去，手又伸进画面把脸扶正……

这时，鏡頭拉出，我們才看見，原来段志高的对面坐着一

位热情的画家，正在給他画像，画家煞有介事地提醒段志高說：“画像可不能乱动啊，你大概是太激动了吧？”

段志高两眼豁然发亮，神情焕发地說：“是啊，我不能不激动啊！亲爱的画家同志，再有两站就要到达我新的工作崗位了……兴奋啊——！”

說到“兴奋啊——”的时候，段志高情不由己地又把头扭向窗口，这时，却从他身后伸来一只手，将他的头扶正。

“瞧！叫你别动，你还动！”

段志高聞声，轉头朝身后一看……

說話的原来是一位爽朗的农村姑娘，正感兴趣地俯在靠背上看着画像。她就是幸福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员朱铁英，二十二三岁，爱說爱笑，象个假小子。她接着对段志高說：“別着急，刚才我不是跟你說过了嗎？我也是小车站下車，我帶你走，丟不了你。”

段志高又把头轉过去問：“那个車站不錯吧？”

“当然不錯了！有名的紅旗站哪……”

“噢！”

“多年沒有事故！”

“噢！”

“站容整洁！”

“噢！”

段志高这三“噢”，連轉了三次头。画家可实在憋不住了，他对朱铁英說：“姑娘，您还是請这边坐吧，他这脑袋象上了发条似地，我沒法下笔呀。”

铁英乐着过来，坐到了画家身边看着画像：“嘿，真象！”

段志高也欠了欠身一看，忽然发现画家的笔就要给他画衣服了，忙对画家说：“画家同志，我有一个……深刻的要求……”

画家一愣：“深刻？”

段志高颀颀地：“您……能不能给画上一身……农民的服装？”

画家有些诧异：“为什么？”

段志高恳切地：“向劳动人民学习，也可以表示我锻炼的决心。”

朱铁英忍不住，咯咯地笑着说：“决心也不在乎衣服啊！”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“主要是这个！”

段志高身边坐着的一位满脸胡子的老农民也搭了腔：“姑娘这话说得对。小伙子，我们这儿深山野壑的，你吃得了苦吗？”

段志高信心百倍地回答：“既锻炼我就不怕吃苦，怕吃苦还叫什么锻炼？不——怕！”

朱铁英大概是有意想吓吓段志高：“这不怕那不怕的，告诉你，我们这儿可还闹大狗熊哪啊！”

段志高一听，头皮紧了一下，但他立刻恢复平静，毫不怯懦地回答：“狗熊？哼，狗熊在人的面前只不过是黑色的黑斑点！”

这时，画外传来扩音器的声音：“各位旅客！列车马上就要到河东站了，下车的旅客请您做好准备……”

“得，我先下了。”带胡子的老农民说着站起身来准备拿行李。

段志高一看，热情地站了起来：“老大爷，我帮您拿。”

老农民刚要阻拦，段志高已经行动起来，蹬上爬下，提这个，拿那个……

这时，列车进站停下。

“老大爷，您前边走，我给您送下车去。”段志高说着就象一名临阵的武士一样，连背带拿，昂首挺胸，随老农民向外走去。他边向外走边回头向画家叮嘱说：“画家同志，我马上就回来，咱们接着画啊……”

河东站站台上，上下车的旅客熙熙攘攘，十分热闹。

段志高下得车来，在人丛中看准了老农民的背影快步地跟了上去。然而背影一直不回头地往前走，他急于要交出手中的行李，就喊：“老大爷，您……”

“老大爷”一转身，却变了个没有胡子的中年农民，也真巧，这人的穿戴打扮，手中的包袱，几乎跟那位老农民一模一样，段志高一楞：“哎，您的胡子呢？”

那人莫名其妙地：“什么胡子？”说着转身就走了。

段志高正在楞神，一阵开车铃响，他一下慌了，急得大喊：“带胡子的老大爷——！带胡子的老大爷——！”

远处人丛中，老农民转身：“这儿哪——！小伙子——！”

段志高刚一迈步，猛然汽笛长鸣，眼看就要开车了，他急得直奔老大爷，忙中出错，把一个包袱甩在了地上，他翻回身

来又捡包袱，等他又奔回老农民时，車已开动。这时老农民也赶上前来，段志高搶前两步，把行李放到老农民跟前，拔腿就往回跑，他一看車已开快，就加紧脚步猛追火車，大喊：“停——！停——！”

火車越开越快，段志高越落越远……

这时，朱鉄英把头伸出車窗外，提高嗓子向段志高喊了一句：“没法儿停啦——！小伙子，你就锻炼一站吧——！”

（化出）

（化入）

鉄道上。

段志高和一位四十多岁，身材魁梧的养路工人并肩在鉄軌中間走着……

养路工人看着东张西望的段志高說：“你这年青人可真有意思，放着火車不坐，地下走。”

段志高神采奕奕地：“走一段也好，也是个锻炼嘛。”

养路工人一边走着一边用小鐮头敲打着道釘，段志高满心贊扬地：“要說您这工作真不简单，白天黑夜，风里雨里，都得背着这几十斤重的工具，沿着鉄路走哇……走哇……”象吟詩似地，“真够艰苦啊……”

“这算什么，比我們这更艰苦的工作还多着哪！”

“太謙虛了！正是：无名英雄到处有，英雄里面就有您……”

“我看你象說书的。”

“书嘛，念过一点，就是缺少点实际锻炼呀！”说着，他忽然轉了話題，“請問您，这附近工厂矿山一定不少吧？”

养路工人心直口快地：“有，东边儿十五公里新开了一个铁矿，西南二十多公里……”他説着轉头一看，段志高正往小本上記什么，这下子养路工人可有点警觉起来了，他順手夺过小本，扯下那张紙，一边撕一边問，“你記这干什么？”

“別誤会，我只是想熟悉一下这周围的环境……”

这时，段志高的脑子里忽然閃现出鬧狗熊的事儿，他忙問：“听説你們这儿还鬧狗熊，是嗎？”

“狗熊？……对啦，我們这儿是鬧狗熊！我可告訴你，沒事儿你可別滿处瞎撞啊！”

“噢……請問您，要是一旦跟狗熊遭遇了，應該采取什么措施？”

养路工人有意开玩笑，但却一本正經地説：“那——简单得很，狗熊这玩艺通人性，最怕伤它自尊，喜欢別人跟它客气，你冲它笑，它絕不伤你。”

“噢。”段志高应声，默默点头……

养路工人越来越觉着这人有点奇怪：“我說你到底上哪呀？”

“小桥站。”

“你也沒帶行李？”

“托运啦。”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段——志——高。”

小桥站的站务室里。

地上放着一堆行李，大捆的书籍，还有一架旧的小手风琴，五光十色，满目琳琅，行李签上三个大字：“段志高”。

镜头拉出，老怀表正坐在一边，看着这堆行李直发楞，他没好气地指着这堆行李对旁边的老解决说：“就冲这堆东西，快顶个文工团啦！你说来了这么号人，我能放心退休吗？”

老解决有点不同意地：“你老把来人跟你退休搅在一块儿，这根本是两回事。再说咱们也不能根据东西就判断一个人哪！”

正说着，段志高气喘吁吁地走了过来：“同志……”

“你先等等！”老怀表打断了段志高的话直冲老解决：“虽说咱们不能根据东西断定一个人，可你看看，这个书，那个琴，这跟咱们岔着路哪。”

“也不能这么说，人家本来是铁路业余学校的教员，年青人嘛，多学点玩艺儿有什么不好哇？”

段志高同意地点点头：“对……哦……”

“你先别插嘴！”老怀表又打断了段志高的话对老解决：“反正我看哪，象这号人他根本吃不了这个苦。”

“不，那也不见得。”段志高诚恳地说。

“同志，你这是怎么……”老怀表有点冒火地说。

老解决一想一时半时说不通老怀表，就把事儿岔开，问段志高：“同志，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……我就是段志高……”

“啊！”老怀表一楞。

老解决赶紧上前握手：“哎呀，你就是段志高同志！我們正念叨你哪，怎么沒坐車来？”

段志高直率地：“我落了一站車。”

“嘿，多好哇！”老怀表說完轉身要走……

“等等。”老解决喊住了老怀表：“我这儿騰不开身，您先把段同志带到宿舍去。”說着轉对段志高，“你先去安頓一下，我一会儿去看你。”

老怀表无可奈何地：“走吧。”說着順手提起一件行李，另一只手拿起了那架手风琴，手风琴拉长了脖子“嗡——”地响了一下，老怀表看了一眼，喃喃地說：“这倒好，还带着风箱哪啊……”

通往宿舍的小路上。

老怀表、段志高提着行李，一前一后地走着……

段志高打量了一下前边的老怀表問：“老員工同志，您在这站上多年了吧？”

“还用說，那会儿还没你哪！”

段志高敬服地：“是，是，看您的身体还相当硬朗啊……”

“这还动員我退休哪！”

段志高語气关切地：“應該，應該，这也是您长年劳动，应得的照顾哇。”

“你是得这么說呀！”

段志高沒去深思老怀表的話，他朝环抱的群山纵目望去，